第一部分　精神及其活动

第一章　精神器官

精神分析学提出一个基本设想，讨论这个设想必须运用哲学思想，但证实这个设想却只要看这个设想所产生的结果如何。我们都知道我们称之为精神（Psyche)或精神生活(Mental Life）的两个方面：第一，它的机体组织和活动场所，即大脑（或神经系统）；第二，我们的意识活动，即最直接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任何描述都不能作出进一步解释的。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这些材料中也不包含我们的知识的这两个终极之间的任何直接联系。即使这种联系确实存在，它也至多只能提供思维过程的一个确切的定域，不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些思维过程的了解。

我们的两个前提就从我们的认识的结尾或开端出发。第一个前提和定域有关① 。我们假定精神生活是某个器官

① 〔第二个前提将在本书第15页阐述〕

为了便于查阅总索引，我们按英文页码加了边码。按英文加边码，可能会满足有兴趣的读者对照英文原版阅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功能，我们把这种器官的特征描绘为具有空间的伸展性，并且是由几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想象成类似望远镜或显微镜之类的东西。尽管在这之前已经有人朝着同样方向作过一些尝试，然而对这样一种观念进行不懈的探究却是科学界前所未有的事情。

通过研究人类的个体的发展，我们已获得了对这种精神器官的认识。我们把这些精神区域或精神媒介中最原始的本能称作‘本我’(id)。它含有一切遗传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的东西，一切人体结构中内在的东西—因此首先就是来自躯体组织,并且第一次以我们未知的形式(即‘本我”)发现一种精神的表达方式的本能。①

在我们周围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影响下，“本我”的某一部份经历了特殊的发展。从本来是具有接受刺激的器官同时又排列成能起到抵抗刺激的防护作用的外皮层产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机体，从此它就充当了“本我”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调解人，我们把精神的这一区域叫做“自我”(Ego)。

“自我”的主要特征如下。由于意识感知与肌体活动之间预定的联系，“自我”能在自身的支配下发挥能动作用。对于外部事物，它是通过以下方式履行这一使命的—对刺激产生意识，贮存有关刺激的经验（在记忆中），防止过于强烈的刺激(通过逃避),处理适度的刺激(通过适应），最后学会使外部世界产生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变化

①精神器官的这个最原始的部分在人的一生中始终是最重要的；而且，精神分析的调查工作就是从它开始的。

(通过能动性)。对于内部事物,它与“本我”发生关系,通过以下方式履行这一使命—控制本能的需求,决定这些要求是否应该得到满足,把这种满足延缓到外部世界中有利的时间和场合,或者完全抑制其激奋。它在发挥其能动作用时是由判断刺激所导致的不同类型的紧张来引导的,也就是判断这些紧张究竟是本来就内在存在的还是由外部引入的。一般认为,这些紧张的增长是不愉快的,而减少则是愉快的。然而,这种被认为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感觉很可能并不是这种紧张的绝对高度,而是紧张中发生的变化的某种节奏。“自我”力求愉快而设法避免不愉快。意料之中的或事先预见到的不愉快的增长会遇到一个忧虑信号(signal of anxiety);只要出现这样的增长,无论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还是来自内部的威胁,都被认为是一个危险。“自我”不断地放弃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遁入睡眠状态,而在睡眠状态中,其机体组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这个睡眠状态可以推断,这个机体内含有精神能力的一种特定的分布。

在漫长的童年时期,正在逐渐成长的人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这段时期在他的“自我”中留下一种“沉淀物”,形成一个特殊的媒介,父母的影响便通过这一媒介而得到延伸。我们称它为“超我”(Super-ego)。仅就这个“超我”区别于“自我”或与“自我”相对抗这一点而言,它构成了“自我”不能不考虑的第三种力量。

“自我”的作用应该是同时满足“本我”的、“超我”的和现实的要求,也就是说,能够调和这三者的互相要求。

只要追溯到儿童对父母的态度，有关“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的详细情况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种父母影响的实际作用当然不仅包括亲生父母的个性，而且还包括通过父母流传下来的家庭的、种族的、民族的传统以及父母所代表的直接的社会环境的种种要求。同样，“超我”在个别发展的过程中，还会接受父母的后继者和取代者—诸如教师和在公共生活中受到赞赏的社会理想的典范的影响。尽管“本我”和“超我”有着根本的差别，但我们还是能观察到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代表了过去的影响—“本我”代表遗传的影响，“超我”本质上代表从其他人身上继承的影响—，而“自我”则主要是由个人自己的经验所决定的，也就是由偶然的、同时代的事件所决定的。

我们认为，对精神器官所作的上述提纲挈领的描绘也适用于在精神系统方面类似于人的高级动物。只要和人类一样在童年时代有一个长期的依赖阶段，就必须设想有一个“超我”存在。“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区别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假设。动物心理学至今尚未涉及这里提出的这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第二章　关于本能的理论

“本我”的力量表现了个别有机体生命的真正目的。这种目的就在于满足其内在的需要。诸如维持自己的生命或通过忧虑防止陷入危险等目的，都不能归于“本我”。那都是“自我”的任务，权衡外部世界的情况，以发现获得满足的最有利、最没有危险的方法，也是它的职责。“超我”可以推出新的需要，但是它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对满足加以限制。

我们假设存在于“本我”的需要所导致的紧张背后的那种力量，就叫做“本能”。本能代表的的是肉体对于心灵的要求。虽然它们是所有活动的最终原因，但是它们具有保守的本质；一个有机体达到了某种状态，无论是哪一种状态，总会产生出一旦这种状态被摒弃就重建起这种状态的趋向。因此要区分数量不确定的本能是可能的，而且在平常的实践中实际上已经在这样做了。然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究竟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无数的本能追溯到几个最基本的形式。我们已经发现，本能是可以改变其目标的（通过移置），也可以互相替换—即一种本能的能量转移到另一种本能。我们对这后一种替换过程尚未充分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经过长期的踌躇不决，我们决定假设只存在两种基本的本能：爱恋本能（Eros）和破坏本能（自我保存本能和人种保存本能之间的对照，以及自爱与对象爱之间的对照，都属于爱恋本能的范畴)。这两种基本本能中的第一种本能的目的是要建立越来越大的统一，并且维持这种统一——简而言之，就是联合；第二种本能的目的恰恰相反，是要割裂各种联系，从而破坏事物。就破坏本能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其最终目的是要将活着的东西引入无机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又称它为“死亡本能。”如果我们假定有生命的东西出现于无生命的东西之后，并且是从无生命的东西中产生的，那么死亡本能就符合了我们已经提出的那个公式，大意就是本能总是趋向于返回到更早期的状态。在爱恋本能(或称爱的本能)的情况中,我们就不能套用这个公式了。如果要套用这个公式，就必须预先假定生命实体曾一度是一个统一体，后来被分割，而现在又力图达到重新统一。①

在生物功能上，这两种基本本能或者互相冲突、或者互相结合。因此，吃食行为就是对所食对象的破坏，但最终目的是合并吸收；性行为是一种侵犯行为，但其目的是

① 创作家已经想象到与此类似的情况，但是从生命实体的实际发展史中，我们还丝毫找不到这样的定论。〔毫无疑问，弗洛伊德这里考虑到的著作中有柏拉图的《会饮篇》，他曾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年g)中引用过《会饮篇》中与此有关的段落（标准版第18卷第57——58页），而且在更早期的《性学三论》(1905年 d 的第一论中也提到过《会饮篇》（标准版第七卷第136页 — 国际精神分析丛书版第4卷第51——52页和第 57卷第 2页)〕

最亲密的结合。两种基本本能的这种同时并存而又互相对立的作用造成了所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现象。我们的这两种基本本能可以从生物领域类推到主宰无机物世界的那对相互对立的力量—引力与斥力。 ①

调节两种本能之间互相交融的比例的变动会产生极为明显的结果。性行为的侵犯性过强就会使男方变成性杀人狂，而侵犯因素锐减又会使他变得羞怯或阳萎。

要把这两种基本本能中的任何一种限制于精神的某一区域是绝不可能的。它们必然是处处可遇的。我们可以构想出这样一个最初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爱恋本能所能达到的总的能量（下文中我们将称之为“利比多”）存在于尚未加以区分的自我即本我之中，并且承担抵销同时并存的破坏趋势的任务（我们还没有一个同“利比多”相类似的专门术语可以用来描述破坏本能的能量）。到了较后的阶段，我们追踪利比多的盛衰交替，相对说来就要容易一些，但是对于破坏本能则是更困难了。

只要一个本能是内在地起作用，如死亡本能，它就始终保持沉默；只有当它转向外在、成为一种破坏本能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发生这种由内在到外在的转移，对

①对这种基本力量或基本本能的上述描述至今仍引起精神分析学家众多异议，其实早在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著作中就已为人熟知〔弗洛伊德曾在他的论文《可终止的分析和不可终止的分析》（3917年C）的第六部分中，以一定篇幅讨论过恩培多克勒及其理论（标准版第23卷第245页）。他在写给爱因斯坦的公开信《为什么有战争？》（1933年B—标准版第22卷第209页）以及《新论》（1933年a）的第32篇讲稿（同前，第103页）中也提到过物中学理的这对反作用力。〕

于保存个体似乎是至关重要的；肌肉组织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当“超我”确立以后，侵犯性本能的相当一部分就固定在“自我”的内部，在那里起着自我破坏的作用。这是人类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破坏健康的危险之一。抑制侵犯本能一般说来是不健康的，会导致疾病（禁欲①）。一个处于极度愤怒的人常常会表现出一直被抑制着的侵犯本能是如何过渡到自我破坏的，也就是把它转化为对自己的侵犯：他会揪扯自己的头发或用拳头打自己的脸，尽管他显然更愿意将这种手段施加于他人。自我破坏本能的某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留在自我内部，直到它最后成功地致这个个人于死地—也许只有在他的利比多已经全部耗尽或者以一种不利的方式固定下来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一般可以这样推测，个人是死于其内部的冲突，而人种是死于它同外部世界的斗争的失败，假如外部世界以一种人类已经获得的适应能力不能适当应付的形式发生变化的话。

至于利比多在“本我”和“超我”中的行为，就很难说出些什么了。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同“自我”有关的情况，而利比多的全部能量最初就是在“自我”中积聚的。我们称这个阶段为绝对的、最初的自恋（narcissism）。这种自恋一直延续到“自我”开始把利比多注入到他物的概念中，从而将自恋利比多转变为他恋利比多。在整个生命中

① 〔原文“Kraukung”，字面意思是“使生病”。这个论点，包括字面含义，是弗洛伊德在四十五年前所作的关于癔病的讲演中提出的。参见弗洛伊德著作（1893年h——标准版第3卷第37页）。〕

“自我”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储存库，利比多的精神注入(cathexes)就是从这里倾泻于他物，然后又重新收回到这个库中，好比一条阿米巴虫用它的伪足行走一样。① [8]
只有当一个人完全置身于爱时，利比多的主要部分才被移置于对象中，这一对象便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自我”。利比多在生活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流动性，亦即它从一个对象移到另一对象所凭籍的灵活性。这一灵活性必然与利比多对于某些特定对象的固定性形成对照，后者往往是终生不变的。

利比多具有肉体的来源，是从身体的各个器官和各个部位流入“自我”的，这已不成问题。只要看一看由于其本能的目的而被描述为性兴奋的那部分利比多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中，能产生利比多的最突出的部位被称作“性感应区”(erotogenic zones)。尽管事实上整个人体就是这样一个“性感应区”。

通过对性功能的研究，我们已经获得了对爱恋本能—也就是说，对其表现者利比多—的更多了解，而根据流行的观点，即使不是根据我们的理论，性功能和爱恋本能也是一致的。我们已经能够描绘出注定要对我们的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性冲动是怎样从代表特定性感应区的若干本能的组成部分的连续促进中逐渐发展而来的。

① 〔这一段以及第6页另一段中的某些讨论可以在《自我与本我》(1923年b)一书的附录B中找到（标准版，第19卷第64—65页；国际精神分析丛书版，第12卷第54——55页；诺顿版，第64——65页）。〕

第三章[①] 性功能的发展

按照流行的观点，人类性生活的实质在于使自己的生殖器与某个异性的生殖器发生接触的一种要求，亲吻，注视和抚弄对方的身体都是与此相联的附带现象和引导性行动。这种要求被认为是出现在青春期，即性成熟期，充当人类达到繁衍目的的手段。然而，我们一直所知道的某些事实却并不符合这种观点的狭隘模式。

（1）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有一些人仅仅对同性及同性的生殖器感兴趣。

（2）同样引人注意的是，有些人的欲望表现得和性欲一模一样，但同时却又完全漠视性器官或性器官的正常使用。这种人被称作“性反常者”（perverts）。

（3）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儿童（他们因此而被视为堕落）很早就对自己的生殖器产生兴趣，并表现出性兴奋的迹象。

既然精神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上述三分被忽视的事实为基础的。同有关性问题的所有流行观点发生矛盾。它

①〔这是原文的扩充译文，见本书等10页的编者注。〕

招致惊愕和非议也就完全可以相信了。精神分析的主要发现如下：

(a)性生活并不是非得到青春期才开始的，而是在婴儿出生后不久就明显地表现出其开端的。

(b) 必须清楚地区分“性的”和“生殖器的”这两个概念。前者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包含了许多与生殖器无关的活动。

(c) 性生活含有从身体的某些区域获得快感的功能—这种功能随后才承担繁衍的职责。这两个功能往往无法吻合一致。

人们的主要兴趣自然集中在上述三个发现的第一个。因为它是最出人意料的。我们已经发现，幼年时期的身体活动就已带有一些性迹象，这些迹象同我们后来在成人性生活中所遇到的某些精神现象相联系—诸如对特定对象的固恋、嫉妒等等。只有陈腐的偏见才会否认这些迹象的性含义。人们还进一步发现，出现在孩童时代的这些现象是一个有秩序的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经历一个有规律的增长过程，在孩童接近五岁末时达到顶峰，随之出现间歇。在这个间歇期，发展陷于停滞，已有的发展成果被大量丢弃，常常出现倒退。当这个被称作潜伏期的阶段结束后，人类性生活又随着青春期的来临重新向前发展，我们也许可以称此为“第二次开花”。这里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性生活的开端是双相的（diphasic），是随着两个高潮发生的。这一特点只有在人身上才表现出来，显然对“人性化 (Hominization) 具有主要意义〔见本书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65页以下〕[①]。这个早期阶段的所有活动—除少量残留以外—都沦为婴儿健忘症的牺牲品，这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我们关于精神病因的见解和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技术就是从上述观念中得到的；我们对这一早期阶段的发展过程的追溯也为其它结论提供了证据。

婴儿出生后，作为性感区出现并且使心理上产生利比多的要求的第一个器官是嘴。起初，所有精神活动要集中于满足这一区域的需要。当然，这种满足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接受营养而达到自我保存的目的，但生理学不应混同于心理学。婴儿在吃奶时表现出的执着要求证明他在早期就有了得到满足的需要，虽然这一要求的直接动机是获取食物，但它同时又力图获取不依赖食物的快感，正因为

①参见下述观点：人是由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在五岁时达到性成熟，但就在此时，人类受到某种主要的外界影响，性在直线发展过程被中断了。人类性生活中的其它一些动物性生活中所没有的发展变化或也可以同上述现象联系起来看—例如失去了利比多的周期性，月经在两性关系中所起的私利作用，等等。〔认为这种潜伏期与冰河期有关的观点是许多年以前由弗伦齐斯首先提出的(1913年。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1923年b)一书中曾相当谨慎地提及这一观点（标准版，第19卷第35页、国际精神分析丛书版，第 4卷第25页）。后来又更为自然地在《压抑、症状和忧虑》(1926年d）一书中再次提及。 (标准版，第26卷第155页；国际精神分析丛书版， 28卷第69页）。关于性功能周期性的停止问题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a)一书第四章的两条脚注中有过较详细的讨论。（标准版第21卷第99、第105—107页；国际精神分析丛书版第17卷第36—37页、第42—44 页；诺顿版，第46—47页，第52—54页)〕。

如此，它可以，也应该被称作性的要求。①

在口唇阶段，随着牙齿的出现已开始零零星星地显露出一些性虐待的冲动；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性虐待肛门阶段，这种冲动的程度要强烈得多，因为这时已是通过侵犯行为和分泌功能来谋求满足）。我们把侵犯欲归于利比多的理由是基于下述观点的：性虐待狂是纯利比多和纯破坏欲的一种本能的融合，这种融合一旦形成便始终难分难解了。

第三个阶段叫作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该阶段可以说是人类性生活最终定型的前兆，已经具有许多与最终形成相类似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在该阶段扮演角色的是男性生殖器而不包括女性生殖器。女性生殖器长期处于未知状态。当孩童试图了解性过程时，他们总是崇拜由来以久的泄殖腔理论(Cloacal sheory)—这种理论具有遗传学上的充分依据。②

在男性生殖器崇拜阶段中，幼儿时期的性意识达到了高峰，并开始趋向于减退。从这时开始，男孩和女孩各自有了不同的经历。在这之前，他们都把自己的智力活动用于对性的研究，并且从人人都有阴茎这一前提出发。但

①这里产生的问题是，纯破坏的本能冲动的满足要否被看作快感？不掺杂任何利比多成份的纯破坏欲是否会产生？尽管受虐待狂表现出完全类同于施虐狂的融合状态，但存在于“自我”中的死亡本能的满足似乎并不产生快感。

②常常有人认为女性也会出现早期阴道性兴奋的现象，但很可能这里所说的性兴奋其实是发生于阴蒂的—也就是说，发生于一个类似阴茎的性器官。这一情况并不影响我们将这一阶段描述为“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

是现在男性和女性的道路分开了。男孩进入了“俄狄浦斯”① 阶段；他开始使用自己的生殖器，同时产生出用生殖器进行某种与其母亲相联系的活动的一些臆想。直到后来，由于受到阉割的威胁和发现女性没有阴茎这两个方面的双重影响，他便遭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创伤，而这一创伤及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便导致了潜伏期。女孩在试图和男孩做同样的事情的希望落空之后，逐渐认识到自己缺少阴茎，或者更明确地说，认识到了自己的阴蒂的低劣。这些认识对女性的个性发展形成了永久的影响；她在这场竞争中第一次失望往往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她会从此完全回避性生活。

如果认为上述三个阶段是以明确的形式前后相继出现的，那将是错误的。事实上，它们既可能相继出现，也可能相互重叠，还可能相互并存。在早期阶段，不同成分的本能都是各自独立地追求与自身相应的快感；到了男性生殖器崇拜阶段才开始逐渐形成一种组织，使其它所有的冲动都从属于生殖器的第一需要，标志着追求快感的一般冲动开始共同协作形成性功能。这种组织只有到了性成熟期，也就是第四阶段—生殖器阶段—才可达到完善。

到了这一阶段，下列情况便得到确定：(1)一些早期

①俄狄浦斯，一译奥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因为曾预言他将杀父娶母，出生后被其父弃在山崖，但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国王收养。长大后，想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却无意中杀死父亲。后因除去怪物斯芬克斯、被底比斯人拥为新王，并娶前王之妻即其生母为妻，生子女四人。弗洛伊德引用这一神话表示男童在这个阶段发生的恋母仇父情感。—译者注

的利比多精神注入仍然保存着；(2)另一些早期的利比多精神注入作为准备行为和辅助行为而归入性功能，结此获得的满足被称作“前快感”；(3)还有一些冲动被排斥于上述组织之外，不是完全被抑制，就是以另一方式在“自我”中发挥作用，形成性格特征，或者放弃原有目标而达到升华。

这一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不出错误的，压抑在其发展中清楚地表现出对性生活造成的每种干扰。出现这种干扰时，我们会发现，利比多早期阶段的情形产生固恋。这时的冲动离开了正常的性目的，我们称之为性倒错。例如，同性恋就是这样的一种不断发展的压抑的表露。分析表明，同性恋的对象纽带(Object-tie)是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始终处于潜伏状态。这一情况由于下述原因而变得复杂化：一般说来，产生正常结果所必需的过程并不是完全存在或完全不存在，而且部分地存在，所以最终结果总是取决于这些量的(quantitative)关系。诚然，在这种时候生殖器组织已经达到完善，但是它缺乏没有和其它部分同时发展而依然固恋于前生殖器对象与目标的那部分利比多。这种利比多减弱的现象还表现于这样一种趋向，即利比多返回其早期的前生殖器精神注入的趋向；如果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不能获得或难以获得生殖器满足的情况，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通过上述对各种性功能的研究，我们已可以初步确定，或者更明确地说，假定我们的两个发现，读者到后面将会看到这两个发现对我们的整个研究领域都是十分重要

的。第一，我们观察到的所有正常的和反常的表现（即研究现象）都必须从力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是从利比多定量分布的角度）加以描述。第二，我们所研究的这些病症的病因只能到个人的发展历史中去寻找，也就是说，到其早期生活中去寻找。

第四章　精神特性

我已描述了精神器官的结构和活跃在这种器官中各种能量或力量，我也已通过一个显著的例子勾勒了这些能量（主要是利比多）如何合理组织，构成一个能使人类达到自我保存目的的生理功能的途径。这一切都不能说明相当特殊的精神特性，当然，有一个经验性的事实是不言而喻的，即这种器官和这些能量是我们称之为精神生活的那些功能的基础。现在我将专门谈谈精神特性—根据某个得到相当普通公认的观点，这些特性，确实只与精神相符合，排斥其它任何方面。

为这项研究提供出发点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无法作任何解释或描绘的事实—关于意识的事实。尽管如此，只要有人谈及意识，我们根据自己丰富的个人的经验立刻就能知道意识指的是什么。①许多人，无论是科学〔心理学〕方面的内行还是外行，都满足于唯有意识属于精神这一说法；倘若如此，留给心理学的任务，也就无非是鉴别

①有一种在美国行为主义学说中得到例证的极端思想竟认为有可能建立一门无视这一基本事实的心理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